

跨文化對話事業可持續性的反思

Reflections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Cross-Cultural Dialogue

梁 辰

Liang Chen

Abstract

For religion to remain a guiding force in bioethics, it is important to maintain the sustainability of cross-cultural dialogue. In my opinion, these dialogues may encounter two difficulties. First, the high level of work that is required to create dialogues, combined with the modern phenomenon of “disenchantment,” make it difficult to find suitable successors. Second, if religious bioethics only considers pioneering positions of the past without considering dynamic changes in social beliefs, it may not be able to carve out a place in the future of bioethics.

“Bioethics: Cross-Cultural Explorations”一文主要是譚傑志 (Joseph Tham) 教授對他負責的關於推動跨文化對話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案的系統性報告。文章詳盡闡述了該專案十餘年來宗

梁 辰，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北京，郵編 100191。
Liang Chen,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ealth Humanit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191.

《中外醫學哲學》XX:2 (2022年)：頁 87-9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0:2 (2022), pp. 87-91.

© Copyright 2022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教學術對話工作的模式、性質與目標，也對諸如普遍主義與多元主義、科學與信仰等經典問題在該項工作中的重現提出了見解，並特別強調了宗教在增加生命倫理學討論的厚度方面的積極作用。(Tham 2022) 譚教授和他的同行們在持續推進跨文化對話這項事業上，無論是學術的還是非學術的部分都提供了相當寶貴的早期經驗並令人敬佩。以下我將嘗試對該項工作在未來可持續性方面可能遇到的兩個困難提供補充性的論述，但也還有待與同行進一步討論。我們可能都能承認跨文化對話工作的可持續對繼續保持宗教在生命倫理學討論中長期發揮作用是重要的，但是在尋找接替這項高難度與高專業性工作的合適的後繼者（其一），以及找准宗教傳統自身在當代或未來生命倫理學學科中的位置（其二）方面卻可能存在不小的困難。

其一，跨文化對話工作的高度複雜性與現代世界的“除魔(德文 *Entzauberung*，英文 *disenchantment*)”可能導致這項事業難以找到合適的宗教學者與促進者 (*facilitators*) 來接替。首先，延續跨文化對話的事業需要不斷有人繼承，而不只是譚教授和他的“朋友們”這一代學者。從推進對話工作的難度來講，宗教間理性對話是一項專業程度較高的工作，它需要專業而正宗的擁有某種宗教或文化傳統背景的學術參與者，而且推動這項工作的人（促進者）也十分關鍵。按照文章所描述的對話的複雜性而言，則需要促進者對跨文化交流工作的宗旨、目標和性質頗為熟悉，還需要他們懂得察覺宗教間和宗教內部對話可能出現微妙的氣氛，但這對促進者而言很具有挑戰。正如作者文中提到的一些挫折，生命倫理學中的跨文化和宗教對話是複雜和細微的，但對話中會出現使雙方都比較敏感的分歧性話題並且不是所有的促進者都在各自的傳統中接受過足夠的培訓以勝任這項任務。(Tham 2022) 另外，文中作者用一定篇幅來描述他們結下的友誼對維護對話友好氛圍與溝通效果的重要性，但這樣的情感成本也需要找到有這方面情懷的人來承擔。因此，無論是參與對話的宗教學者還是協調各方

對話的促進者，都需要具備冷靜處理對話中的思想分歧並把握溝通中微妙關係的高水準專業素養。但是如果不是有意培養，那麼勝任這項高難度事業的人選並不會在未來某個地方等候。其次，現代世界所謂的“理性化”會加劇這類人選的罕見程度。正如在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 (Max Weber) 對“除魔”作用的描述，即它“把魔力從世界中排除出去……把所有以魔法的手段來追求拯救的做法都當作迷信和罪惡加以摒棄”。(韋伯 1987, 79)這種所謂的“除魔”使得人們信仰的傳統宗教面臨失信的危機。現代性讓人與世界的關係徹底顛覆，人獲得了控制與征服世界的主動權，不僅僅是祛除巫術和巫魅，更是祛除宗教的神聖感與神秘感而最終走向現代世俗社會的過程。(王澤應 2009)那麼，世俗化的社會是否會影響跨文化對話中高水準參與者的出現？這令人感到擔憂。因此，後繼者的斷層或難以勝任成為這項事業未來可持續的一項困難。至於可能的應對方法，或許可以考慮有意地培養各宗教中的候選人與促進者，而不只是期待人才能夠偶然性的出現。

第二個困難是考慮宗教是否能夠適應社會信仰的動態變化，並滿足未來生命倫理學的實際需求。首先，宗教自現代世界以來影響力持續下降的問題已經被諸多理論家多有描述，譚也在文章中部分複現了這一趨勢，並提及它不可避免的波及其在生命倫理學這個學科中的先驅地位。(Tham 2022)關於其合適的位置，或許可以重新回顧韋伯對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的二分，明確宗教作為信念倫理的定位。根據韋伯，倫理學面臨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的選擇。責任倫理意即人必須對自己行為的可預見的後果負責，信念倫理則以人的信念作為指導行為的根本取向，強調人的動機與信念，持信念倫理行動的人有理由拒絕對後果負責。(韋伯 2010, 262-65) 如果用促進善與防止惡來描述，信念倫理重在促進善，而責任倫理則重在防止惡。宗教作為信念倫理可以考慮自身成為一種追求更高層次的倫理學特點，也就是促進善，而不是底線的倫理。如譚教授所言宗教可以發揮自身在分析健康、疾病和死亡

等這些深層問題上的長處。其次，關於未來生命倫理學的實際需求。當代生命倫理學的艱巨任務基本是由能夠提供基礎或底線原則的世俗倫理來主要承擔，各宗教可能需要考慮未來其在生命倫理學學科中合適的位置以發揮最優作用。追溯生命倫理學與倫理委員會產生的背景能夠發現，當代生命倫理學是在防止惡這一需求上建立起來的，它們以滿足應對二戰後社會不斷湧現的倫理問題的決策諮詢需求而出現，且這一任務主要被出於世俗倫理學的原則所指導（比如貼近世俗倫理的原則主義給出了著名的生物醫學倫理學四大原則）。在世界範圍內，這一需求首先是用來評價有關人類受試者的研究，與此同時，醫藥公司和生物醫藥研究活動也很需要專業的生命倫理學觀點來幫助他們發現研究活動的倫理問題。(Marcus Düwell 2013, 169) 因此，在完成對抗底線問題的任務時，世俗倫理學可能找到了它的位置，而宗教倫理學或許不能一直回味其早期在生命倫理學學科中的先驅地位，而是積極回應社會信仰的動態變化，在滿足當代生命倫理學需求上與世俗倫理學相互補充、各盡其能。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王澤應：〈祛魅的意義與危機——馬克斯·韋伯祛魅觀及其影響探論〉，《湖南社會科學》，2009年，第4期，頁1-8。Wang, Zeying. 2009. "The Significance and Crisis of disenchantment: On Max Weber's disenchantment View and its influence." *Hunan Social Sciences* no. 04 (2009):1-8.
- 馬克思·韋伯，于曉、陳維剛等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Weber, Max. 1987.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Xiao Yu, and Weigang Chen,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馬克思·韋伯，錢永祥等譯：《學術與政治》，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Weber, Max. 2010. *Scholarship and Politics*. Translated by Yongxiang Qian et al.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譚傑志：〈生命倫理學：跨文化研究〉，《中外醫學哲學》，2022年，第XX卷，第2期，頁13-37。Tham, Joseph. 2022. "Bioethics:

- Cross-Cultural Explor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0, no. 2 (2022): 13–37.
- Düwell, M. 2013. *Bioethics: Methods, Theories, Domains*. New York, NY: Routledge.